

“90后”作家崔君试图用细节之物编织一股超越文字本身的势能—— 她轻描淡写告诉我们何为生活

□青岛日报/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

把握那些看似寻常的事物

从一个人身上、一个环境里面，作者挑选最有表现力的东西。他选择什么样的细节，便会成为什么样的作家。

青报读书：在青岛的新书活动现场，你有说过，直到写下《有山有谷》这篇小说，才感到自己的作品是可以拿出来供读者校准评判的，而《椿树上的人》那一篇，因为不是很满意，就把它放在了小说集的最后。想知道，目前的写作阶段，自我评判的一个基准点是什么，对于《有山有谷》的信心主要基于哪些创作上的着力点。

崔君：对于已经白纸黑字的作品，好像很难说哪篇是完全满意的。《椿树上的人》这篇，我也特别珍视。这篇小说是我靠着里面的暖气片写完的。我住的那个房子在顶层，夏天特别热，但是冬天暖气很足，坐在那里烤背挺舒服。小说来回改了多次，现在回想起来，还是感觉很温暖。也正是因为珍视它，在写的时候，像是站在玻璃栈道上。总想着要“漂亮”，要“轻盈”，结果反而束手束脚。现在回看，那些刻意避开的笨拙和毛边，恰恰是故事最该袒露血肉的地方。当时写完，觉得很满意，如果今天让我重新写这个题材，我可能不会这样写，但再过几年也许看法又会有变化。

《有山有谷》完成的时间更靠后，对乡村女性心理问题和精神困境的涉及，让我谈论起来更有底气一些。据说乔伊斯在《尤利西斯》出版前不断修改，甚至在排版阶段还在调整，导致出版日期一再推迟，也许作者永远都画不出最理想的那个圆圈。所谓自我评判的基准点也正在于此。一部作品的满意程度，都是从写作者的自身角度来说的。一旦作品写完，发表了，出版了，它就更属于读者了，我愿意倾听读者的看法和解读。

青报读书：阅读这部小说集时，在每一篇中似乎都能感受到一种来自生活的荒诞感，它存在于一些寻常的事物中，比如，《海岸》里母亲在地里种下扣子；那只消失又回来的特立独行的猪；《狐狸的手套》中一张旧床垫的命运；《有山有谷》里的手势游戏，冰凌……特定的意境中，它们就有了别样深层的意味。这种“寓情于物”的能力是在生活中养成的吗？还是基于某种特定的美学或哲学思想的影响。

崔君：可能不足以称之为一种“能力”，但是观察“生活中看似寻常的事物”的确是我乐于做的，也会给我很多启发。比如我很喜欢的作家门罗，她特别善于写“物”。对日常生活抓取非常有质感，能在阅读当中体会到她叙述的快感。语言很有特色，单摘出几句可能不会觉得惊艳，但是她文字的力量体现在编织起来的势能。有序、递进、联结。也许正是这种自然、舒展的语言风格，让小说拥有了另一种混沌、象征、不确定、枝繁叶茂的感觉。她也特别注重为人物和人物关系营造一种环境，或者说生态。我最近读了《好女人的爱情》一篇，在第一部分“板儿角”里，几个孩子的家庭、生活样态，伊内德在照料护理肾病临终的奎因夫人时各种场景、病人逐步走向死亡的感觉和样子，都很具体，有质感。她的叙事时间拉得很长，也可能是年龄优势所在，在时间的层叠中穿行，在现实与回忆间来回转换。几乎每一篇小说写得都很好，读完唇齿生香。作品结集出版，在这样一种展示和陈列当中，依然能在每一篇作品中发现她的惊艳之处，对一个作家来说是很难得的。这是读者的信任来源，你只管放心地读下去，礼物已经准备好了。

青报读书：小说中有诸多对小镇生活的描摹，比如《有山有谷》一篇中的理发店的烤肉火烧气味，葫芦形的班车线路，它们与之前提到的那些带有荒诞感的寻常事物一起，构成了一个带有真实质感的虚构时空，如何在这种真实与虚构的平衡中捕捉、提炼“看似平凡却折射时代症候”的日常细节。

崔君：余华曾在《文学报》发表过一篇名为《文学与记忆》的演讲，其中他谈到文学唤醒了记忆的时候，从鲁迅的《风波》引入，说九斤老太骂孙女；马上要吃饭了还吃豆子。他对此处深有感触，因为爸爸就是这样骂他，他就是这样骂儿子的。这种细小的、轻飘飘的、普遍存在的小细节更容易把人带入具体的情境，唤醒与生活经验的联系。詹姆斯·伍德讲“我们用细节去聚焦，去固定一个印象，去回忆。我们搁浅在细节上。”我很认同。他说到细节的“特此性”(thisness)也是这个意思，把抽象的东西引向自身，用一种触手可及的感觉消除抽象。他还举了奥威尔随笔《一次绞刑》中的例子，犯人在走向绞刑架的途中，避开了一个小水塘。生命马上就要被剥夺，还是不想弄脏鞋子，或者只是一个正常人的条件反射，这个细节很有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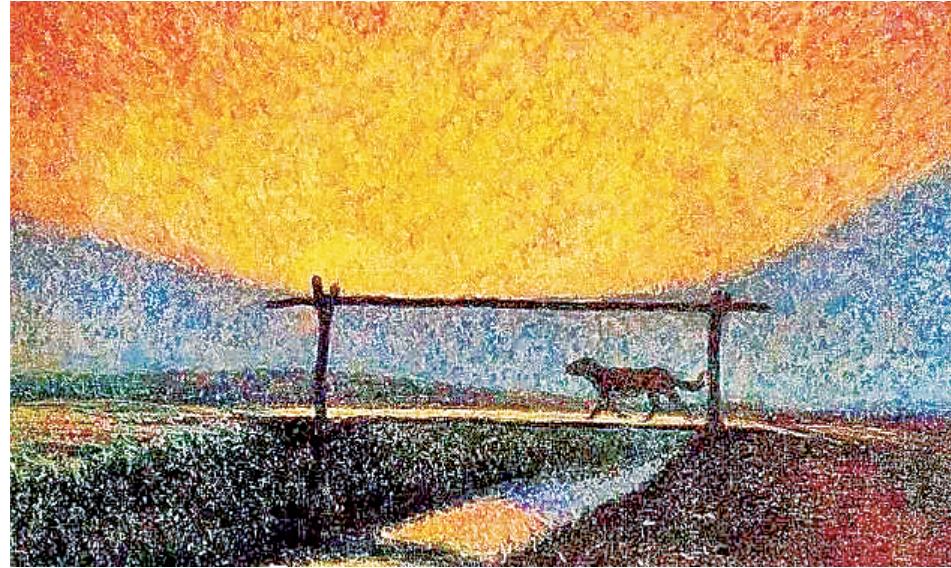
与其说是“提炼”细节，我觉得不如说是一种挑选。从一个人身上、一个环境里面，作者挑选最有表现力的东西。他选择什么样的细节，便会成为什么样的作家。



“我显然更热衷于描写人心深处的变化，描摹那根植于我们心底的广阔世界。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森林，每一晚，我们每个人都将迷失在这森林中，孤身逡巡。”科幻作家厄休拉·勒古恩似乎道出了每一位致力于成为小说家的写作者的心声，包括正在向长篇进发的年轻的90后作家崔君。崔君把她广阔的森林世界根植于繁杂琐碎的细节之中，她试图为每一棵树都描画不寻常的标记，那标记不着痕迹，她用它们组成自己所感受的无关真相和结局的生活样貌。

评论家李敬泽说，“我很欣慰地看到她小说里的一股劲儿，不论落笔城市还是乡村，她的写作不显稚嫩，反而生长出冷静与野性的底色，让故事和人物在容纳了琐碎繁杂的生活启示后，呈现出一片生机”。而这似乎已成为当下年轻书作者所具有的某种共性，他们以肉身投入世界，在真实与虚构间腾挪，总是充满不拘泥于题材和表现形式的勇气，热切地传递生活的经验与感悟。从曾经的大时代主流叙事中出走的新一代书作者，各自沉浸于个体小时代的经验悲欢和思维跳跃之中，而其所讲述的又何尝不是纷繁时代中的那些崭新的共有记忆。

正如崔君在她的小说集《有山有谷》之《狐狸的手套》一篇中所写：“当然，还有一些事，它们在我们的想象中发生并且有模有样地推演，时间久了，它们侵蚀了真实的经验和记忆，让一个亲历者也忘记他本该拥有的权威。”我们无法得知事情原本的来龙去脉，正如同我们无法获得生活本真的样貌，而这些似乎也并没有那么重要。一个名叫崔君的年轻的女作家想要告诉我们她所理解的生活，以生活本身在大多数时刻给予我们的轻描淡写的方式。



■崔君笔下的世界恰如这幅画的意境，于寻常与静默中呈现生活，亦不乏一丝荒诞色彩。

创造我的另一种回忆

写作让表面下的另一个我不断醒来，去看穿一个不动声色的人，追问他试图掩盖的波涛汹涌的荒谬、悖论和纠结，找到那些缠绕不清的线团出口。

青报读书：如一些评论所言，你的小说并非完整的线性叙事，而是选择用“生活流”的“纹理”来铺陈故事。给予读者的感受即是一种克制。对于人物的个性和处境并不给予评判，也不给出结果，而是通过沉默或淡化的形式来呈现。这种叙事方式是否试图对抗传统小说简单的因果逻辑，抑或是想要写出生活本来的样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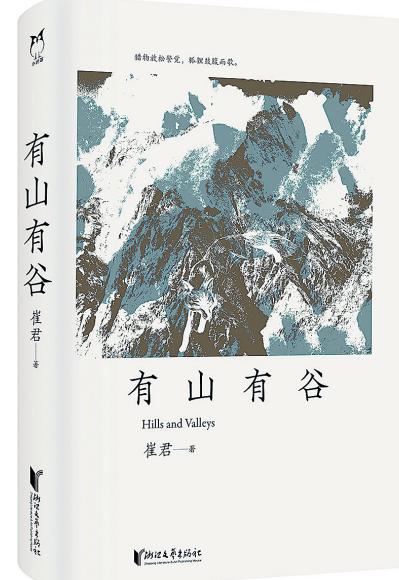
崔君：小说是一个很综合的文体，叙述方式确实需要一些技巧，即使最简单的一个故事，也存在好的讲法和不好的讲法。不过太技巧化，也有不真诚的嫌疑。比如现在对欧·亨利反转的反思。技巧是辅助性的东西，先有切实的生命体验，再有一个形式来安放它，这样比较合理。平时说的“文质彬彬”，就是讲内容和形式是要统一的，这样的小说比较扎实、有趣。古文论里，有个词叫“羚羊挂角”，说为文自然流露，无迹可求。技巧不是目的，技巧为表达服务。不过这些说法，都有例外。就像游泳，一个人游得好，技巧、方法、规则都不需要顾虑了，不重要了。

青报读书：《有山有谷》曾与迟子建等前辈作家的作品共同列入知名榜单，评论称其“隐喻爱情婚姻、家庭人生，教会我们何为生活”。作为新生代作家，你的作品中既有对父辈经验的回望，如《海岸》中的代际创伤，也有对当下Z世代生存状态的描摹，如短视频、网购等。你如何看待自身在“承前启后”的代际书写中的角色。

崔君：我还只是一个青年作者，刚开始摸索，也许才触及小说的那个门把手。我尽可能去关注多样的生活状态。可能大家写作的时候都会想着写好东西，估计没人会带着写糟糕东西的心态去完成一篇作品，在之前或者之后，都不会有人比我们更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，我们沉浸在时代和现实之中。无论哪个时代，写作者截取到作品中的不是完整

《有山有谷》

崔君 著
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5.01



有山有谷

Hills and Valleys

崔君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写一个AI无法超越的比喻句

文学想象启发了技术，技术应该放大人类的优势。

青报读书：在AI能够模仿叙事套路、生成流畅文本的当下，你认为人类作家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是什么？就以《有山有谷》这部小说集来说，其中有哪些文学特质是AI难以复制的。

崔君：在写作方面，现在一些应用型的写作，AI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比如法律文书、办公室文件等。在文学写作上，我找了一个小的切口，试用了一些AI的写作能力，让它们写一个比喻句。我觉得在写作风格之外，一个青年人的早期作品中容易出现比喻句，这种修辞能看出一些年轻作家的文学能力。比如，最近在看的克莱尔·吉根，她的第一本小说集《南极》中有许多很妙的比喻。还有巴别尔，一个写比喻句的奇才。一个人的文学触觉灵敏度能通过比喻看出一些来。我喜欢收集各个时期作家的比喻，感觉现代、当代作家的比喻通感性更强，与人的情感、处境的连结更微妙。

总体来说，AI的比喻是普通、中正的，接续的阐述也有些用力过猛，而文学的比喻恰巧是应该收着来比，把一些节制的、欲说还休的东西收拢进来。我还问了AI，什么比喻是好的比喻，AI回答，比喻不仅是合理、新颖，更要有形象性、情感性。说得有道理。随着提示变多、变具体，比如让比喻创新一点、感受性强一点，或者给它一段文字做场景和人物状态描述，或者模仿巴别尔的风格来写，它完成得要更好。可是目前的这些AI比喻里，没有一个让我特别惊艳，即使很明确详细的提示也没有好的结果，这可能也是人类的个体生命经验的独特所在。可随着AI的深度学习走向成熟，这个小的方面或许也完全可以实现。到那时，我们应该思考这个比喻是否还是写作者的功劳等许多伦理问题了。

这些先不论，写作首先是写给自己的。唐代沈既济的《枕中记》中记载了一则故事，卢生住在邯郸旅店，入睡后做了一场梦，梦里享尽一生荣华富贵，醒来时旅店的米饭还没有熟。唐代李公佐在《南柯太守传》中也讲述了一个有关梦的类似的故事。后来，元代马致远有《邯郸道省悟黄粱梦》，明代汤显祖改编为《邯郸记》，清代蒲松龄又作《续黄粱》。这些文学作品中，梦的美好感受到现在也没被忘记。我们还在持续地做梦。在现实之中，我们的体验和感受也是生命的馈赠。

青报读书：据说你目前正在有关历史题材中长篇小说的创作，之前你也提到过，对如何以现代视角重述历史很感兴趣。拓展人类情感的广度和个体经验的深度，是否也是文学对抗技术世界的利器。

崔君：文学想象启发了技术，技术应该放大人类的优势。提到历史，我们往回看，来到源头神话，它与科学貌似是两个极端，神话是主观幻想，科学则需要严肃客观的现实支撑，但神话中的众多想象在当今已经实现，神话预言了科学。人们幻想能在空中飞行，《述异记》里有“鲁班刻木为鹤，一飞七百里”，现在飞机已经成为重要的交通工具。《列子·汤问篇》里记载了一篇偃师献技的故事，偃师向周穆王献了一个机械人，机械人能歌善舞，调戏穆王的侍妾，穆王大怒，要杀偃师，偃师剖开机械人，器官俱备，分工明确。而现在，机器人已经不仅是能歌善舞那么简单了。同时，关于“机器人”、人与制造出来的“人”的关系也被运用到影视剧中，像《银翼杀手》《西部世界》等电影和剧作，它们利用复制人的形象，开始思考反人类中心主义。另外，有些神话试图解释自然现象，具有强烈的求知欲，神话可以算是解释自然现象的野蛮科学，在现在读来，都是浪漫又感人的。

青报读书：若未来人机协作成为常态，你会如何界定“作家主体性”的边界。

崔君：本世纪初我读初中时，上信息课的时候，得戴鞋套进微机室，似乎是要进入一个极为珍贵的空间。乡镇中学普及也慢，当时我们还在做什么是万维网，电脑病毒会不会传染给人的题目。而现在，每隔一段时间，就有人工智能新模型和产品出来，除了写东西、找资料、画画、设计封面、做音乐、拍电影，它们能完成的任务越来越多，做得也越来越好。当年上微机课的时候，我潜意识中总是“危机”这两个字，可能人工智能也给写作的人这种感觉。我们能明显认知到，这种新技术已经把我们每个人拖入进来，让具备创造力的人感到威胁和恐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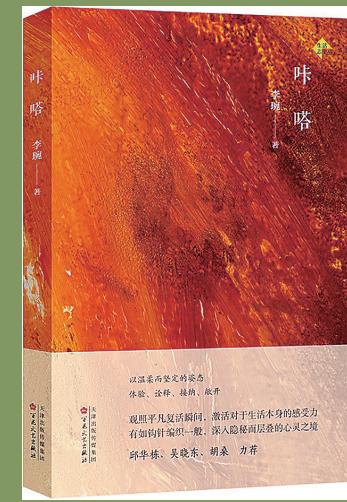
但是我想说，当年我读中学时的信息课上，我的同桌，在大家面对键盘一动不敢动的时候大胆操作，打开了二十几个“框框”，导致电脑死机，挨了微机老师一顿骂。事后，他指着我们的讲义库回答我的问题：“啥叫窗口，我打开的那个，就叫窗口。”这或许也是现在或将来的青年写作的一个窗口。关于如何界定边界的问题，我也没有特别明确的想法，我们再等等看吧。

新生代作家新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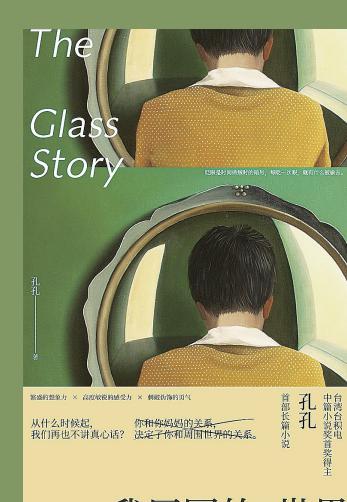
(2025.01-04)



玲珑塔
苏枕书 著
明室/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5.03



玲珑塔
苏枕书 著
百花文艺出版社 2025.03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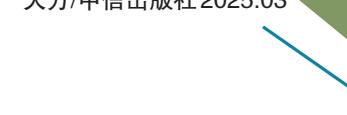
玲珑塔
苏枕书 著
百花文艺出版社 2025.03



玲珑塔
苏枕书 著
百花文艺出版社 2025.03



玲珑塔
苏枕书 著
百花文艺出版社 2025.03



玲珑塔
苏枕书 著
百花文艺出版社 2025.03

玲珑塔
苏枕书 著
百花文艺出版社 2025.03

</